《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十七卷第四期，2009 年 12 月，頁 27-60

「詩」對教學藝術的啓示：G. Vico 的觀點

吳靖國*

摘　要

「詩人」就是「創作者」，這是Vico源自古希臘哲學獲得的啓示，其指出原始社會之領導者以「詩性能力」來創建社會，進而稱之爲「神學詩人」。然而，Vico所賦予的「詩」之意涵中蘊含著開展存有、精湛技術及美感表現等三層意義，本文將之用於理解教師的教學活動，進而顯現了教學的藝術特質——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表現精湛的教學技術、獲得美感的教學經驗，並同時彰顯出，教學歷程中師生透過詩性心靈的互動所生成的意義。本文進一步指出，教師展現的詩性心靈特質包括：（1）擁有靈敏的氣質，以展現善解學生的實踐智慧；（2）擁有崇高的氣魄，以展現含納學生的恢弘器度；（3）擁有淑世的情懷，以展現關懷社會的教育理想；（4）擁有超越的勇氣，以展現創新教學的求好精神。並希望透過師生互動中的靈性感悟，來培育學生的詩性心靈。

關鍵詞：教學藝術、詩性智慧、英雄心靈、教育美學、教師哲學

---

* 吳靖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電子郵件：wuckuo@ntou.edu.tw
投稿日期：2009年4月25日；修正日期：2009年10月23日；接受日期：2009年12月4日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Dec., 2009, Vol.17 No.4, pp. 27-60

On Teaching Art Inspired from G. Vico's Poetics

Chin-Kuo Wu*

Abstract

"The poet is a maker," in Vico's thoughts, inspire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points out that the leaders who called as "theological poets" are full of "poetic faculty" to establish their primitive societies, and defines the poet with three connotations: unfolding the being, having masterly art and making the aesthetic, which applied to grasp three teaching points as follows: unfolding students' potentials, having masterly teaching art, and making the aesthetic teaching expression, as well as, to disclose the meaning of poetic min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teacher will demonstrate three kinds of poetic mind: first, to get a sensitive heart to acquit the practical wisdom for understanding every students; second, to hold a sublime vigor for showing the extensive manner which could receive every students; third, to keep a salvational mood for emerging the educational ideal to care for society; fourth, to possess a transcendental encourage to take the perfecting consciousness for innovating instruction; and in addition, to have a mind to get the inward perception

* Chin-Kuo Wu,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E-mail: wuckuo@ntou.edu.tw
Manuscript recieved: Apr. 25, 2009; Modified: Oct. 23, 2009; Accepted: Dec. 4, 2009

from teachers with students for educating students' poetic mind.

Keywords: teaching art, poetic wisdom, poetic mind, educational aesthetics, teacher philosophy

壹、前言

十八世紀義大利學者G. Vico（1668-1744）在1725年的《新科學》（*New Science*）第一版中，即以「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來做爲全書思想的論述主軸，而他在1732年於那不勒斯大學開學典禮演講時以〈論英雄心靈〉（On the Heroic Mind）爲題，說明了「英雄心靈」（heroic mind）的內涵。自此，「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乃成爲Vico思想中兩個最核心的概念。其中，「詩性智慧」是人類追求和領略真理過程中，在其自身行爲上所產生的一種尋求善意安適的詩化歷程，而「英雄心靈」則是領略真理之後，以恢弘氣度關懷與教化他人之途徑來實踐自身崇高理想的行動，兩者之間是相互呼應的；也可以說，英雄心靈的展現乃是對詩性智慧的實踐。據此，本文乃在理念上以「詩性心靈」（poetic mind）一詞將「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兩者融合在一起，而更整體地表達出Vico在不同時期所提出之理念的整體思維。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Vico在「詩性智慧」的內涵中揭示出，人類透過想像來理解神聖的善意以創建各種社會制度，其本身即蘊含著「教育」的意涵（吳靖國，2004a，2005a）。而「英雄心靈」則是他透過演講對學生提出的期待，其指涉人們運用詩性智慧之時所展現出來的崇高氣魄、關懷品質與敏銳心靈（吳靖國，2008）；據此，「詩性心靈」遂蘊含了一種恢弘視域的心靈品質，且具有一股不斷向善探求與開創的教育意味兒，也顯現出一種內在不斷進行創化與詩化的心靈特質，故藉由它來進一步思考教學歷程中的師生互動，頗具有「教學藝術化」的啓發效果。

Plato在〈宴饗篇〉（Symposium）中乃將藝術（技術）、創作與詩三者結合在一起，如果從「詩性心靈」來看，擁有了這種心靈，似乎也就能夠展現出藝

術與創作的相關特質。而教育者常常提及「教學是一種藝術」，❶這似乎也讓教學與藝術、創作、詩……等意涵產生了某程度的關聯性，故本文乃從「詩」與「詩性心靈」出發，來探討教學藝術的相關內涵，而讓教學與藝術、創作、美學之間發生相關聯。

義大利美學學者B. Croce在1902年的《作爲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中，聲稱Vico是「美學的創發者」（包愛軍，1989；肖瓊，2004；孫博，2005），而中國大陸學者朱光潛亦指稱Vico的《新科學》乃是「近代對美學或詩論做出貢獻最大的一部著作」（朱光潛，1983b：110），在朱光潛的早期著作《西方美學史》中，便專章討論Vico的美學思想，而且晚年投入於解讀Vico的著作，致力翻譯《新科學》，並陸續於香港進行三次公開演講（劉南翔，1983），其演講內容刊登在《聯合月刊》雜誌中（朱光潛，1983a，1983b，1983c）。由此可見，Vico的思想在中西美學領域中已經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和發展。

事實上，Vico在相關著作中已經予「詩」以一種藝術中蘊含的「創作」意涵，也讓「詩人」擁有一種「創作者」的藝術氣質，這種創作者所展現的藝術氣質不但蘊含著童稚之心（好奇、想像、熱情），而且具有宏偉之情（崇高、容納、神聖）。而Vico在「詩」中蘊含的這種創作的藝術觀似乎對「教學是一種藝術」的理念具有更深層的啓示作用。

由於Vico的學識廣博，其論述所涉及之領域相當龐雜，並能夠統整各面向的知識，以及掌握各種學問的普遍要旨，故被視爲一個具有通識風範的學者

---

❶對於「教學是一種藝術」的陳述，可以從十七世紀捷克教育家J. A. Comenius（1592-1670）的《大教學論》（*Didactica Magna*）中獲得啟示，書中一開始便指出：「教學論（didactic）是指教學的藝術。……我們敢於應許一種「大教學論」，就是一種把一切事物教給一切人類的全部藝術……。」（傅任敢譯，1990：1）。

（吳靖國，2004b；Fiore, 2005; Tagliacozzo, 1980）。所以，他不只在美學領域有所影響，也曾「被譽爲近代社會科學的創始人」（單世聯，1999：215）、「歷史哲學的創始人」（韓震、孟鳴歧，2002：53），他所影響的學術領域包括語言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律學、人類學、哲學、神學、美學、心理學、教育學……等。

近年來，Vico的思想在國內引起了教育學者的關注，並陸續撰寫相關論文加以闡釋（吳靖國，2004a，2004b，2005a，2005b；歐用生，2007），尤其是對「詩性智慧」概念的相關探討，被應用於教育哲學、課程研究、課程美學之中。但在國內外相關文獻中，仍然難以找到Vico思想被應用於探討師生教學互動及教學藝術的面向上，尤其是結合「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的討論。而事實上，透過Vico賦予「詩」的意涵，來進一步思考和啓發師生互動中所展現的教學藝術相關特質，具有相當的適切性和啓發性。故本文首先說明Vico賦予「詩」的意涵，包括蘊含其中的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再將其意涵應用於對教學藝術的啓發，最後乃進一步指出教師詩性心靈的展現，並期待教師可以透過自身的詩性心靈來培育學生的詩性心靈。

貳、「詩」蘊含的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

一、「詩」的意涵

詩，古希臘字是poiēsis，原意爲「製作」或稱「詩的製作」，而一首詩是poiēma，也可以說是「製成品」，詩人則是poiētēs，也就是「製作者」；在古希臘的界定中，詩人做詩與鞋匠做鞋都一樣是靠技藝（tekhnē），是一種生產過程，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創造」，所以使用poiein（英譯爲"to make"）一字，有別於graphein（書寫）（陳中梅，2005：28-29；Kesson, 1999: 85）；但後來學

者在翻譯poiētēs時，除了英譯成「poet」外，也等同於「maker」、「producer」或「creator」等，而中譯有「製作者」、「製造者」、「創造者」等（王云，2005；王柯平，2005；朱光潛譯，1997）。據此，中文「詩」一詞兼具有動詞與名詞的性質，「詩」做爲動詞，乃是一種創作，做爲名詞則是指創作成果或稱爲「詩作」；也可以說，「詩作」乃是詩人將其智慧與氣度蘊含其中而產出的成品。

「詩」的概念在《新科學》中是極爲重要的，Vico也從古希臘字義來理解「詩」，並同樣指出「詩人就是創作者」：

> 人類祖先在他們魯莽無知中，憑著一股全然肉體上的想像力去創造事物。因為這種想像力完全是肉體上的，他們就以不可思議的崇高氣魄去創造事物，這種崇高氣魄如此之偉大，連使用想像來進行創造的這些人也感到非常惶恐，因此他們被稱為「詩人」。「詩人」在希臘文裡就是「創作者」。故偉大的詩作有三重的工作：（1）創構適合於群眾理解的崇高寓言故事；（2）引發極度的不安以期達成預定之目的；（3）教導凡俗民眾做有品德的事，就如同詩人們教導他們自己一般。（NS376）❷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Vico賦予其中的三個重要意義：

第一、從創作歷程來看，「詩」來自於對無法理解之物的想像，它從人的肉體而發，也就是指「詩」乃是一種人之本能上的展現。

第二、從詩人的表現來看，「詩」所呈現出來的特質是「崇高」，是人類祖先領略到「崇高」，才引發自身的崇高氣魄來呈現它，並藉此而創造出各種

---

❷《新科學》第一版完成於1725年，並經不斷修正，於1730年印製第二版，而1744年Vico去世時印製的第三版，即流傳於今的版本。本文引註使用「NS」即表示第三版英譯本中之條目。

人類的事物來。

第三、從創作的成品來看，「詩作」以寓言故事的方式表現出來，並將「崇高」蘊含其中，提供人類一種警惕、自省與指引的作用，所以具有教化群眾的功能。

必須進一步關注的是，對Vico而言，詩所展現出來的特質是無知、好奇、驚奇、想像、類推、熱情、誇大、迷信……等（NS48, NS184, NS186, NS189, NS209, NS375），這是一種人類與生俱在的本能，所以，Vico用「孩童」來比喻初民時期的人類，他想要藉以凸顯人類的自然本性，而且有意地將人類自然本性展現出來的特質——詩性，與文明社會所強調讓人類不斷進步的力量——理性，兩者之間做了區隔與對比。❸詩性與理性的對比與區隔很明顯地出現在《新科學》中，而他對「理性」的批判，主要是針對Descrate，尤其指出Descrate主義發展出來的代數方法很容易遮蔽孩童的想像力、衰弱孩童的記憶力、創擊孩童的覺知力，並且降低孩童的理解力，然而，這些能力卻是孩童未來發展各種藝術、文化、科學的基本能力（Vico, 1975: 124, 1982: 38）。

從孩童身上可以看到的是「記憶力最強，想像力極其敏銳」（NS211），Vico藉此推衍出這是初民社會之所以形成於「詩性意象」（poetic images）的主要緣由（NS212）。也就是說，這時期的人類「沒有推理能力，但卻充滿著強盛的感受力和活躍的想像力」（NS375），所以他們在面對自然現象時，內在所形成的是經由想像而來的意象，並以此去和自然世界互動，以此來形構自身的行爲模式，這是Vico指出的「詩人」的表現，「因爲原始人類生而就有感受和

---

❸ Vico指出，「當推理能力弱的時候，而相對地想像能力就愈是強盛」（NS185），而且「依詩的真正本性來看，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同時是一位崇高的詩人又是崇高的玄學家，因為玄學從感受中將心靈抽離出來，而詩性能力必然將整個心靈沉浸在感受中」（NS821），其中推理、抽象是理性能力，想像、移情是詩性能力。對Vico而言這兩者是消長的關係，而在理性的社會中，往往缺乏詩性能力。

想像力，故詩乃是他們生而就有的一種能力」（NS375）。

「詩」既然是人類的本能，人在本能上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爲「詩人」。然而，「詩人」所擁有的能力是什麼呢？Vico指出：

> ……處於貧乏中的各民族幾乎都是使用身體而沒有反省能力，以生動的感受去覺知個別事物，以強大的想像去領會和誇大這些事物，以敏銳的巧智將它們歸入想像的類別中，並牢牢地將它們保存在記憶中。……因此，想像同於記憶，這是它在拉丁字中被稱為memoria的原因。……記憶有三個不同面向：當回憶事物時就是記憶，當變更或模仿事物時就是想像，當給予事物新的方向或對事物進行適切安排與關聯就是發明。因此，神學詩人將記憶稱為繆思（the Muses）之母。（NS819）

繆思女神（the Muses）是希臘神話中的文藝之神，是指宙斯和記憶女神（Mnemosyne）所生的九位女兒。現今的「博物館」（museum）一詞是源自於希臘字「Mouseion」，是「繆思的居所」之意思，意指「博物館」是聚集各種透過想像、沉思而獲得之事物的場所，也就是收藏人類創造精華的地方。Vico是修辭學教授，十分關注文藝創作，在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說明了創作與記憶、想像、發明之間的關聯性，並且指出要達成創作之狀態時，蘊含其中的相關能力，包括感受、想像、類比、記憶等，但其中核心的要素是「想像」（吳靖國，2004a，2005b）。據此，「詩」的本意是「創作」，故詩的核心要素乃是想像，其中蘊含的是想像與感受、類比、記憶之間的關係，而Vico所指稱的「詩性能力」也正是一種以「想像」爲核心所展現出來的相關能力。

Vico賦予「感受」的意涵包括感官對外在事物的知覺，以及人之內在的各種精神活動（Vico, 1982: 68-69），他從人類社會起源的角度指出，「對於充滿強盛想像力而簡直沒有推理能力的人而言，其感受是敏銳的、生動的和強大

的」(NS705)，並且認爲「感受是認識事物的唯一途徑」(NS374)，而透過感受來認識事物的方式，乃是讓自己的心靈沉浸其中(NS821)，事實上，也就是一種「移情作用」，它發生在凝視觀照事物時霎時之間的物我兩忘或物我同一，也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無情事物的有情化」(朱光潛，2006：24)。故Vico指出，「詩的最崇高的功夫就是對本無感覺的事物賦予感受和熱情」(NS186)。

另外，涉及到想像與記憶之間的另一種詩性能力是歸類能力，也就是自己創造出某些概念來涵蓋自己所想像的事物。Vico指出：

> 最原初的人就如同人類的孩童一般，還沒有能力去形成對事物可理解的類概念(intelligible class-concepts of things)時，便使用一種本性的需求去創造詩性的特徵，也就是想像的類概念(imaginative class-concepts)，即是某種想像出來的模型或理念圖像，而將那些與模型相似的具體人物都歸納進去……。(NS209)

事實上，這是人類對大地「命名」的開始，而命名的過程中都透過想像而予以神格化，並且這些神都與人類的需求產生關聯，所以Vico認爲，這種人類所想像的類別，很明顯地發生在神話或寓言故事之中(NS34)，甚而Vico將之用以考察希臘的英雄人物Homeros，認爲Homeros並不是一個真正具體存在於自然世界中的人，他只存在於希臘人民的詩歌中所述說的歷史裡，純粹是希臘人民心中的一個典型的英雄性格，所以是一個理念上的詩人(ideal poet)(NS873)。

綜合上述，在Vico的思想中，原始人類是無知的，且因爲無知，所以產生好奇，進而產生知識(NS184, NS189)；其中關鍵之處在於人類自然本性中存在的「詩性能力」，據此才得以感受自然世界，並且對自然現象進行想像、分類和記憶，才逐漸描繪出屬於自己的社會，創造出屬於人類的知識。

二、「詩」中蘊含的詩性智慧

上面已經提及，「詩」來自於人類追求崇高的本能，它不但具有教化功能，而且是人類創建社會制度的根本動力，「最初的民族都是詩人」（NS470），而Vico以「孩童」來指稱這個時期的人類基本特質——即透過想像將情感賦予物，並與之交往（NS186），所以他們都是創作者，不但將生命賦予自然現象（NS377），並且想像出天神，而將天神意旨賦予各種自然現象，故「天帝揮動閃電擊倒巨人，於是每個異教民族有了他自己的天帝」（NS193），各民族不但藉此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天神，同時也經由所創的天神進一步地創建出自己的社會制度，所以「人類的制度立基於詩」（NS214）。

然而，從這個歷程中仍然無法真正看出人類創建社會制度的關鍵要素，因爲其中缺少了「智慧」這個內涵；也就是說，必須從「詩性智慧」的內涵才能看出人類自己創建社會的歷程。

Vico所指稱的智慧，包括了上帝的「神聖智慧」與人類理解神聖智慧而形成的「人類智慧」（Vico, 1993: 67）；而在《新科學》中說明「人類智慧」時指出：「智慧的功能……透過被最高事物之知識所照耀的心靈，而精神將可以被導引去做最佳的選擇」（NS364）；也就是說，當人類的心靈掌握了最高的知識，也就是理解了上帝的知識，才能夠讓精神獲得最佳的抉擇和表現，進而產生人類最高的智慧（吳靖國，2008）。藉此可以看出，所謂「詩性智慧」乃是人透過本能（詩性）而對天神意旨的想像和領會，進而將所得啓示實踐於生活之中。而由於「智慧」蘊含著「真理」，是一種對於「善意」（天神意旨）的領會和實踐，故讓詩性智慧本身具有「教化」的意義，並且進一步凸顯出從本能出發的「想像」與從智慧出發的「創造」兩者之間的差異：

「詩性」是人的原始特質，其最核心的表現是「想像」

（imagination），而透過「智慧」所呈現出來的「善」，讓詩性有了方向，而走向正途，所以詩性智慧的任務乃是將人的想像導引到「善」的發展上去，於是使用「創造」一詞來區別「想像」，這也正是從「詩性」（想像）到「詩性智慧」（創造）的差異所在。（吳靖國，2004a：41）

另外，對人類而言，天神意旨不可知，也不可違，人類必須透過各種跡象來領略天意，但總是不斷要面對其中的隱晦、模糊、可能性，所以對人類而言，它是「奧秘的」，這個奧秘會隨著時間而滋長，所以它充滿著可能性，人類往往會在時間的序流中不斷地爲這個天神意旨來進行解說，而每一次的解說都似乎會朝著「善的方向」來前進。❹也就是說，人類在詩性智慧中讓一切的想像轉向於善（人類所想像的天神意旨），而所有的創造活動都是一種向善發展的過程。

三、「詩」中蘊含的英雄心靈

在前面引文中對「詩人」的描述：

以不可思議的崇高氣魄去創造事物，這種崇高氣魄如此之偉大，連使用想像來進行創造的這些人也感到非常惶恐。（NS376）

其中指出了「詩人」所擁有的「崇高氣魄」，而Vico在〈論英雄心靈〉中

---

❹ Vico在《新科學》中指出：「……人之所以為人之特質乃是由心靈和精神（或者我們更喜歡說是智能和意志）所組成，智慧的功能乃是實踐人的這兩部分，經由智能（心靈）而讓意志（精神）展現，目的在於透過被最高事物之知識所照耀的心靈，而精神將可以被導引去做最佳的選擇。在宇宙中最高的事物乃是那些轉向上帝和接近上帝的事物，而最佳的選擇則是那些朝向全體人類之善的選擇……。」（NS364）Vico所描述的人類社會起源中，因為天神意旨充滿奧秘且神聖，是人類無法控制的，所以人類由此而逐漸生成虔敬之心，用自己的智慧來理解天神意旨中的「善意」。

進一步指出「崇高」的兩層意涵：

> ……首先，在自然之上，是上帝自身；其次，在自然之中，這個神奇的整體結構便擺在我們的面前，也就是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人的宏偉，以及沒有任何事物比起人的福祉還重要……。(Vico, 1980: 230)

在引文中最核心的意涵是，「崇高」來自於人類領略出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賦予人類的使命；在領略上帝存在的過程中，逐漸讓自己擁有如上帝般含納萬物、滋長萬物的胸襟，並以此來爲人類謀求社會福利（ Vico, 1980, 1993）。由此便更清楚地理解到，Vico在《新科學》中所揭示出來的，詩人、領導者、上帝與英雄心靈之間的邏輯關係：最初的民族都是詩人（NS470），而詩人具有一種英雄性格（NS873），他們領受上帝的智慧而將之轉爲人類的智慧和行動，進而創建了人類社會，而這些創建社會的領導者被稱爲「神學詩人」，他們是各民族最早的智者（NS916），他們所具有的英雄性格，其本性乃是崇高的（NS187）。

也就是說，神學詩人在創建社會的過程中所展現的是「英雄心靈」，由於擁有這種心靈，故始終抱持著要追尋崇高事物，包括對上帝進行理解，以追求最高真理，展現心靈活動的最高價值，以及對人類內在神聖本質的掌握，以展現德性，並追求超越個人的社會福祉。事實上，Vico也指出了追求崇高事物的過程：

> ……心靈中的英雄氣質，將充盈著上帝，變化你的內心和意志，去達成你學習中所要追求的事物，並且洗滌和純淨所有現世的欲望，以巨人之勢，嘗試闊步邁向擬將去實現的事……。(Vico, 1980: 231)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心靈「充盈著上帝」，意即「掌握了最高真理」；❺也就是說，擁有英雄心靈者乃是能夠掌握最高真理之人；而掌握了最高真理，才能讓自己改變氣質、變化意志、純化精神，而獲得宏偉與豁達的胸襟；當擁有這種崇高的英雄氣質後，將會從內在散發出一股恢弘的正氣，進而轉化成行動力，展現出自己崇高的德性，用以去實踐社會理想（吳靖國，2008）。❻

然而，Vico在對英雄心靈的論述中，雖然強調超越個人、為天下蒼生謀福祉的崇高心靈，但其中卻蘊含著濃厚的功利色彩；而且他提及的「想像」與「創作」概念也同樣蘊含有功利性質，因為「詩性」本身是一種本能的傾向，雖然它具有豐富的美感要素——想像，但卻都是從自身出發的想像，甚至「詩性智慧」的產生也以自身為前提，原因是這種功利性質是人類社會起源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面對天神意旨透過自然徵兆所帶來的壓迫感之時，更因為內生恐懼而會從省思與改變自身行為來符應自己猜想的天神意旨。所以，Vico欠缺的是「詩」所蘊含的一種「超脫」的美學內涵，❼有關「無所為

---

❺ 在Vico的《新科學》中指出：「……智慧一詞用來指稱自然神聖事務的知識……，被稱為理智的天神之學（reason divine science），它乃是在上帝之中尋找人類心靈的一種知識，並且必須以承認上帝是一切善的調節者來認定上帝是一切真理之源」（NS365）；另外，在〈論英雄心靈〉中，Vico也指出：「……『英雄』被哲學家界定為始終追尋崇高事物的人，根據這些哲學家的看法，崇高乃是指下列這些無窮的宏偉和價值：首先，在自然之上，是上帝自身……」（Vico, 1980: 230）。所以，最高的真理來自於上帝，乃是Vico的基本設定。

❻ 此處可以看到Vico賦予神學詩人與上帝、人民之間的關係。其中，詩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也承續了古希臘的思維，因為在古希臘傳說裡，最早的詩人乃是神的兒子，而Homeros經常用於形容詩人的讚辭是theios，也就是「神一樣的」，這種讚譽只有王者、先知、祭司和詩人才得以有幸配戴（陳中梅，2005：275），而這也難怪Plato在〈伊安篇〉（Ion）中指出詩人猶如一個長著一對輕飄羽翼的神明，在失去理智、陷入激情與迷狂之際，進而創作了詩歌（Plato, 1956）；也就是說，真正的詩歌來自於神力所賦予的靈感。

❼ 本文使用「超脫」一詞，用意在別於「超越」，並用於指稱美感中所蘊含的「無所

而爲」的超脫心靈，在Vico的著作中卻難以看到。

綜合上述有關Vico賦予詩性智慧、英雄心靈與詩的關係，進一步以「詩性心靈」來涵蓋之，可以歸納出下列三個主要特質：

第一、從人的內在特質出發，人往往會對不確定事物產生高度的想像和臆測，並容易對無法掌控之事物產生恐懼，而爲了獲得安全感，乃對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奧秘現象進行各種聯想和組成，予以生命化與神格化，並進而衍化出虔敬態度，從中改變了自我認知與行爲，也因而創造出新的事物來。這可以說是一種「詩化」的作爲，乃是在本能與神聖之間找尋自我的去路，展現一種在衝突或困境中尋獲心靈安適的轉化能力，所以「詩性心靈」正是內在所蘊含的一種「詩化」歷程。

第二、從人的行動表現出發，在宗教的導引下，人們始終在追求最高的真理，而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必須不斷領略天意，調節自身的欲望，超越動物本能的侷限，而得以讓心靈獲得自由。這是人們獲得智慧的過程，而這個自我省思和自我創化的過程乃是在實際行動之中產生的。在領略道理中實踐了道理，所以「詩性心靈」蘊含有人們內在的一種「實踐」動力。

第三、從人的終極理想出發，人們（尤其是領導者）因爲瞭解造物者含納萬物、被澤萬物、滋長萬物的特質，以及感受到自身蘊含著如造物者這般的特質，因而在自我的心靈中逐漸滋長出「關懷」意識，以善意爲出發點，並拓展爲服務人群、改造社會、實踐崇高理想的胸襟，故能爲人類社會帶來福祉，所以「詩性心靈」正是內在所蘊含的一種「關懷」氣質。

為而為」的精神。雖然Vico超越自我、追求眾生福祉，但仍然是在「有所為」的意識中。

參、從「詩」的藝術性質到教學藝術

一、「詩」的三種藝術性質

其實Vico「詩人就是創作者」的主張，不但在Aristotle（1961）的《詩論》（*Poetics*）中做過同樣的表示，Plato在〈宴饗篇〉中，也藉由Socrates與Diotima的對話過程，由Diotima所說的話中指出：

> ……所有創造物或從非存在到存在的轉移，就是詩作或創作，而且所有藝術（或稱「技術」）的進行就是創造，而這些精通藝術（技術）的人則被稱為詩人或創作者。（Plato, 1956: 372）

這段引文不但指出了「詩」的主要意涵——從無到有的創造，同時也將創造過程中的藝術成分凸顯出來。在此所指稱的「詩」之藝術特質，涵蓋了藝術的兩層意涵：一是對存有的彰顯（從非存在到存在的轉移），另一是精湛的技術表現。然而，這兩層藝術意涵的描寫，也出現在Vico相關著作的論述中。

在第一層意義上，Vico曾指出：

> ……第一種自然本性乃是一種詩性的或創造的本性，可以被稱為神性，因為它把物質的東西都認為是被天神賦予生命的存在體，並依照每個東西的理念而分派天神給它們。這就是神學詩人的自然本性，他們是各異教民族的最早智者，當時所有異教民族都被創立在他們自己所擁有的某些天神的信仰上。（NS916）

這段引文所指出的是，「神學詩人」最初透過對天神的想像來賦予萬物各種意義，而對於這種最原始的本能想像力的展現，不但爲人類開啓認識事物與生活行動的大門，創造出不可思議的事蹟來，也因爲將天神想像爲崇高的、神聖的，因而得以有效地節制人類的欲望，進而能夠做出符合人道的自由行爲

（NS1098）。據此可見，詩人的創作過程乃是對人類生活之可能性及人類存在之發展性的一種開展過程。

在第二層意義上，從Vico的著作《論從拉丁語言之起源談義大利之遠古智慧》（*On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Italians Taken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Latin Language*）中可以獲得一些理解：

> 天神意志的名稱是numen，如同全能的上帝以一眨眼瞬間的速度和巧妙，而藉由祂所創造的一切來表現祂的意志……。祂如此的作為巧妙地讓這些事物似乎是依其自身的意志而存在……，希臘人讚頌荷馬的詩和尼各馬科的畫乃是因為它們的出現似乎是依其自身的意志而生成的，而不是經由任何技藝才被創造的，故我相信，詩人創造事物的這種能力乃是他被稱為「非凡的」之原因，因此這種創作事物之神奇的靈巧能力乃是一種自然的特質。在人的身上，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罕見而卓越的能力，我們稱之為naturalezza（自發性）……。（Vico, 1982: 76）

Vico不但以「神乎其技」來指稱詩人創作事物時的特殊能力表現，且認爲這種能力本來就存在於詩人的身上，而詩人的創作表現，乃超乎技藝的痕跡，近乎「渾然天成」，而且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自發性作爲。可見Vico所描述的詩人，有著一股近似於上帝創造萬物所呈現之神奇的靈巧能力，❽可讓創作物猶如擁有自身生命一般地存在著；並且，Vico所賦予詩人這種近乎上帝的能力，乃是一種統觀能力，而不是分析能力。❾

---

❽ Vico也在〈論英雄心靈〉的演講中告訴大學生，人的內在擁有一種「近乎神性的心靈本性」（the near-divine nature of your mind）（Vico, 1980: 230），要能認識自身擁有的這種心靈本質，才能展現偉大而崇高的能力。

❾ Vico指出，「上帝知曉一切事物，因為祂綜合這些事物的各要素並含納在祂自身中，然而人們經由分析而致力於認知這些事物」（Vico, 1982: 53）。在此，Vico表明

除了上述兩層意義，Vico並賦予「詩人」與「美」之間產生關聯：

……在拉丁文中，ingenium（創造力）與natura（本性）相同。這是否因為人類的創造力乃是人的本性，故它的功能即是看出事物中適切、合宜、美與劣之比例，而這些是動物沒有的能力呢？……因為「科學」（science）和scitum（適切的東西）本來就是同源，義大利人十分優雅地將scitum譯為ben inteso（充分理解）和aggiustato（調整妥適）。或者是否因為人類知識是在促使事物以優美的比例適切聚集之時才構成的，而只有那些具創造力的人才能做到呢？（Vico, 1982: 70）

這段話指出了三個重點：

第一、「創造力」是人類所擁有而不同於動物的自然本性，它的作用是讓人得以「看出事物中適切、合宜、美與劣之比例」。

第二、「產生適切的事物」是一種科學的活動，❶它來自於對該事物的充分理解與妥適地促其生成。

第三、富有創造力的人讓事物以優美的比例出現，並適切地將這些事物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了人類的知識。

綜合來看，Vico所強調的是創造、認識、美感三者的整體作為和呈現。他在《論從拉丁語言之起源談義大利之遠古智慧》中，不但強調「真理」與「創

了「理解」是一種綜合能力，而「認知」則是一種分析能力。詩人（創作者）表現的是對不同領域學問的綜合和統觀，一般人（Vico似乎暗指當時的Descrates主義者）所表現的是對事物進行分析。

❶ 回歸於《新科學》來思考，「科學」一詞不是指「自然科學」，對Vico而言，自然界為上帝所創，不是人類可以理解的（NS331），故他指稱的「新科學」乃是有關人類社會的學問，也因此，引文中的「科學」乃涉及「充分理解」與「妥適安排」等內涵，也就是一種創造適切事物的活動。

作物」是可以互換的，並且指出「真理即是被創作物」：

> 在拉丁語中，verum（真理）和factum（被創作物）是可以互換的，或者以經院哲學的語言，它們是可交換的詞，而且相同適用的包括intelligere（理解）、perfecte legere（完全地解讀）和aperte cognoscere（清楚地知曉）。（Vico, 1982: 51）

也就是說，人們必須理解了事物本身，才可能將事物呈現出來，這個過程乃是一種對真理的展現，所以詩人的創作過程正是對事物本身的真實掌握，其中包括對事物中適切、合宜、美之比例的掌握與呈現，因爲「知曉即是安排事物的各要素」（to know is to arrange these elements）（Vico, 1982: 51）。進一步來說，詩人的創作過程是融入於事物之中，統觀於其中各要素，進而對各要素進行適切的安排和呈現。當然，這種「神乎其技」的創作表現，本身便具備了自然而然的美感。

綜合上述，在Vico的相關論述中，除了如同Plato賦予「詩」具有「對存有的彰顯」及「精湛的技術表現」之外，還說明了詩人對於美感表現的相關作爲。

二、「詩」對「教學是一種藝術」的三層意義

承續Vico賦予「詩」及「詩人」的三種意涵，來進一步討論其在教學中所蘊含的三層意義：

（一）教學乃是對存有的開展

從詩的第一種意涵上來看，「詩人」是創造人類事務的人，這是對存有的彰顯歷程。從教學的面向來看，由於教學歷程乃因應人、事、時、地、物的差異，而必須在目標、內容、方法等各方面進行彈性的調整，故往往呈現出多元、複雜、不斷變化的情形，所以，教學歷程絕非是固定的、單一的、機械

的，而是一個不斷尋找各種教學之「可能性」的歷程。此乃將「藝術」視爲一個讓「存有」不斷開展的途徑，故「教學是一種藝術」乃成爲一種在教學的境遇中開展各種「可能性」的歷程。

而所謂「開展存有的可能性」，其包括開展教師與學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開展各種教學活動的可能性等，尤其是有關對人（教師與學生）之潛能的開展，十七世紀捷克教育家J. A. Comenius（1592-1670）在《大教學論》（*Didactica Magna*）中引用G. Nazianzen的說法：「教育人是藝術中的藝術，因爲人是一切生物之中最複雜和最神秘的」，而且「描繪藝術中的藝術是一件煩難的工作」（傅任敢譯，1990：2）。也就是說，教學的藝術特質乃是來自於「人的複雜性和神秘性」，這讓教學產生了各種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來自於不同人對於教學的不同需求，來自於不同人所從事的教學活動和教育見解；這可以說，教學的藝術乃是讓可能性得以展現的歷程，這是一種教學的「存有觀」。

（二）教學是一種精湛的技術

從詩的第二種意涵上來看，詩人創作事物的作爲近乎「渾然天成」，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自發性作爲，他讓創作物猶如擁有自身生命一般地存在著，展現出一種精湛的技藝表現。

事實上，古希臘字中「藝術」與「技術」的意涵是相通的，在Aristotle的概念中，係指一種精湛的創作表現；[●]《尼各馬科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 在Aristotle的倫理學中，「技術」一詞來自希臘字「tekhnee」，其由tiktein（生育）派生而來，顯示「生成」之意（苗力田譯，2001）；在英譯中，Thomson（1953）、Ross（1992）及Apostle（1975）皆翻譯為art，而中譯本中亦有將art譯為「技藝」（高思謙，1979），這顯示出技術中所隱含的藝術氣質。另外，本文使用「創作」一詞，高思謙（1979）譯為「製造」，苗力田（2001）則使用「創制」一詞，Thomson（1953）及Ross（1992）皆譯為「making」，Apostle（1975）則譯為

Ethics）第六卷第四章中Aristotle引用Agathon的話——「技術沉戀於機遇，機遇沉戀於技術」（art is in love with luck, and luck with art）（Aristotle, 1953: 154），其中，「機遇」乃是指事物的非本然特質，機遇的發生乃由於外在作用力加入了本然事物而促其改變；也就是說，凡是依天性的、必然的、順乎自然（nature）而生成的，都非關技術，因爲技術必然關乎人的作爲；據此，一切技術都和「生成」有關，是經由人爲創作而來的。

從「技術」的意涵來解讀「教學是一種藝術」，則顯現出教學是一種精湛的創作表現。其中蘊含兩層意義：其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猶如莊子在《庖丁解牛》中陳述「庖丁」所展現的精湛技術一般，技術展現過程猶如是舞蹈（藝術）表演；其二，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技巧富有創造性（謝盛圻、王華敏，1993：6），也就是一種不斷改變和生成的人爲創作過程。故用「技術」來看待教學，其蘊含了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作爲是經過精心設計與規劃的呈現，而且這些設計與規劃卻似乎是「渾然天成」的，而讓展現出來的教學活動猶如自然而然發生的一般。

（三）教學是一種美感的展現

從詩的第三種意涵上來看，也就是創作者將自身融入於事物之中，統觀於其中各要素，而且能夠「看出事物中適切、合宜、美與劣之比例」，進而採取適切的安排和呈現，而達成一種「美感的表現」。將「藝術」視爲是一種「美感的表現」，則「教學是一種藝術」便是「在教學歷程中展現出美感」。而在這個意義上，遂讓「美感」蘊含著一種理解與領悟的意涵。[12]而就「美感起

「production」。

[12] 這是「從詩的第三種意涵」出發的論述，係結合前文提及創作歷程中所蘊含的「充分理解」與「妥適安排」，也就是能夠看出和掌握被創造物的「適切、合宜、美之比例」後，進而付諸實踐的歷程。在這個意義上，「美」的發生也就蘊含了一種理

於理解與領悟」而言，它必須來自於心靈中的「感悟」，一種結合感動而發生的理解與領悟，也正是一種「情動」的過程：

> ……任何一種「情動」都關係著與某一「存有」所顯現的「秩序」之交感或牽引；任何一種秩序都彰顯其獨有的價值（在賽宗佛學上就稱為『明點』），任何一種價值就是一種「美好」；因此任何一個情動都涉及到一個特殊的「美感經驗」，所以也可以進一步這麼說，美感經驗乃是某個「秩序」（明點）對於人生命整體的吸引或「照亮」（因其為明點是故能照亮）。（馮朝霖，2000：104）

在生活中，不管是經由人際之間或透過經歷事件，當進入「感悟」之時，生命的道理將成爲一種光照，點明了生活的方向，於是，內心產生一種美感經驗，它牽動了每個人不同的情感（感受），成爲每一個人的特殊經歷，而爲個人的生命整體開啓另一種可能性（即對「存有」的彰顯）。這種感悟過程是「沉浸其中」時的幡然覺醒，因爲處在其間而看出道理來，所以能夠適切地形成美感表現。

教學美感就表現在師生共同沉浸於教學活動之中，師生從中領略出「道理」而讓彼此有所「感悟」，這種心靈間的交會將促使彼此的可能性獲得了支持和表現，而這種美感經驗往往發生在彼此心靈感動之時。

綜合上述，從Vico賦予「詩」在藝術上所展現的三項功能——彰顯存有、精湛技術、美感表現，到將三者應用於教學歷程中，進而呈現出教師透過教學活動而希望達成的三項要點：（1）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2）表現精湛的教學技術；（3）獲得具有美感的教學經驗。其中，第一項是教學目標，第二項是教學技能，第三項是教學成效。然而，這三項要點也正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

解與領悟的意涵。

教學藝術展現，雖然是源自於Vico對於「詩」的見解，但卻也能適切地用以看待教師的教學重點。

肆、教師詩性心靈的展現

一、教學藝術氛圍的形成

對Vico而言，「詩」的「創作」意涵中原本就蘊含著對「美」的彰顯，故他認爲要彰顯其中之美，必然要結合理解與表現，而其中的關鍵是必須讓自身融入其中，才能真正理解與掌握事物之間的各項要素，並且要進一步綜合這些要素而將之含納在自身中，才可能對事物進行適切、合宜、美之比例的掌握與呈現。所以，Vico特別強調「知曉即是安排事物的各要素」，而藉此可以看出，在美感表現中理解與實踐兩者是一起發生的。

從教學歷程來看，師生必須共同融入於教學情境之中，才能真正感受和理解影響教與學歷程中的各項要素，並進一步統合這些要素，而讓它們結合於自身的能力以成爲自我的一部分，才得以讓教學活動獲得適切、合宜、美之比例的呈現，這種「沉浸其中」的行動乃是產生教學美感的關鍵要素之一。

然而，如果「沉浸其中」所隱藏的是功利性質，教師積極投入是爲了自身利益，那麼「沉浸其中」往往也就無法產生美感了。因此在教學美感中，「超脫」乃成爲沉浸其中的先前條件；也就是說，教師對教學的投入，不能是一種操控的、自利的、急迫的心理與意識，而學生的投入也不是一種被壓迫的結果，故教師必須透過一種「超越利害」的心境，才不致落入操控學生的境地，而得以讓學生開展自我的心靈。據此，教學歷程中蘊含的「沉浸其中」（參與）與「超越利害」（距離）兩種作爲，[13]「沉浸其中」是一種人與物之間

---

[13] 張玉勤與張國花（2003）也指出，審美過程中必然包括「距離」與「參與」兩者的

的融入，在教學活動中是一種「吸引」和「投入」;「超越利害」是一種人與物之間利害關係的超脫，在教學活動中則是不壓制、不操控，也就是給予學生思維的空間、等待學生的成長。師生互動必然在相互吸引之中（沉浸其中）才能產生美感，而學生之所以投入於學習，不是來自教師的壓迫，也不是來自學生趨利避害的結果，而是學生自由意志下的選擇，也因爲思維空間的存在，學生才得以「選擇」和「開展」。

事實上，在教學歷程中讓「沉浸其中」與「超越利害」之間產生良好的互動，才可能產生教學藝術的氛圍，要促進這種氛圍的形成，應該在教學活動中注入下列兩項基本特質：

（一）「不即不離」的師生互動

若想達成「超越利害」前提下的「沉浸其中」，則需要營造一種「不即不離」的教學氛圍，才可能讓學生展現自主性的學習特質，而真正讓學生獲得自我的成長。因爲「不即」，故得以保持適當距離，而心靈得以自由展現；因爲「不離」，故得以引發共同參與並促進視域交融，進而讓學生獲得鷹架。這是在「放任」與「干預」之間，使用「提點」（吳靖國，2005c）來促進學生開展自己的途徑。

《學記》中強調「君子之教，喻也」，其原則是「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因爲「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而能夠達到和、易、思，才能夠被稱爲「善喻」，也才能被稱爲好的教學。 因爲「牽」（操控）、「抑」（壓迫）、「達」（給答案）都具有「直接性」，如果教師以如此

共存，惟未說明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再者，張玉勤與張國花乃將「距離」區分為空間距離、時間距離、生活距離與心理距離。本文在教學領域中，主要強調的是思維空間與心靈自由，故具有「心理距離」的意義，但更強調的是心靈層次上的超脫與自由。

之作爲，則將讓學生失去思維空間，師生之間的關係是緊張、僵化、甚至是衝突的，往往無法真正改變學生，所以不是一種好的教學方式。《學記》主張的是師生之間的和諧與合作，而重點在於給出思維空間，才能真正讓學生獲得成長，因此認爲好的教師應該要「善喻」，「喻」是例舉、啓發、使其明白（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1988：184），這與「灌輸」（不給思維空間）產生鮮明的對比。

從「教育」的拉丁字源「educere」蘊含的「導引出」（to lead out）或「educare」所蘊含的「滋養」（to nourish）之意（Winch & Gingell, 1999）來看，「導引」必須建立在「對方願意跟隨」的條件上，也就是說，教師必須擁有對學生的吸引力，讓學生願意投入教師給予的導引。再者，「滋養」的目的是促其生長，而生長的基本條件之一是空間，也就是要給予學生生長的空間，教師給予的導引才能讓學生獲得成長。這兩者所蘊含的意義，都不是教師對學生的「直接」作爲，而是回歸於學生主體的選擇和參與，正如《學記》所強調的「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其中蘊含著美感經驗的基本要素——「不即不離」。

（二）「靈性感悟」的心靈交融

「詩的最崇高的功夫就是對本無感覺的事物賦予感受和熱情」（NS186），這是對事物的意象化、生命化與意義化，所以透過詩，讓人們的心靈活躍了起來，也讓生活更富有生命力。「詩」讓人將自身投入於事物之中，讓心靈沉浸其中、與之對話，在物我兩忘的移情中，理解與感悟了彼此所散發出來的生命意義，這是一種心靈交融的過程。藉此，詩人透過自身的感悟而用簡潔的行動或話語來開啓蘊含在事物中的道理。

「感悟」就是能夠看出道理來，而這個道理可能是生活上的行爲規矩，也可能是蘊藏在生命深處中的意義。透過「靈性的感悟」，才能夠看見生命深

處的道理；也就是說，師生之間的互動，不應該只是教師不斷地爲學生建立行爲準則的過程，而應該是進行一種靈性的感悟，讓學生看到生命深處的道理。據此，在心靈交流上，教師必須營造一個可以讓學生「沉浸其中」的教學情境，讓師生之間得以進行一種「兩忘」的心靈交融，使教師從中得以領會教育的本質，使學生從中得以感悟生命的意義，而讓彼此在交會中互放光亮（相互點亮對方）。這是教學歷程中產生的美感經驗，也是「教學美學」的探究起點。

處在「靈性感悟」的交流中，心靈是安適與滿足的，所以師生在教學互動中，得以產生快樂和幸福，美感便展現在快樂與幸福的教師、學生身上，而在這樣的氛圍中，也會進一步激發師生之間的教學熱情。

二、教學藝術中教師展現的詩性心靈

綜合前面的討論，進一步從教學藝術氛圍中蘊含的實質內涵來看，「詩」在教學藝術上的啓發是：教學目標上，在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彰顯存有）；教學技能上，表現出精湛的教學技術（精湛技術）；教學成效上，以獲得具有美感的教學經驗（美感表現）。據此，教學歷程中所展現的是一種藝術活動，並於師生互動之間開展出美感特質。

如果在教學歷程中要產生上述的藝術氛圍與實質內涵，教師必須透過自身的詩性心靈來涵養學生的詩性心靈，才能真正促進師生互動中得以獲得美感的教學經驗。故乃進一步提出教師在教學藝術中應該展現的四項詩性心靈特質：

（一）擁有靈敏的氣質——展現善解學生的實踐智慧

Vico提出「詩性能力」以相對於「理性能力」，並批判Descartes主義對學生想像力、記憶力、覺知力、理解力的傷害，其不但意謂著師生之間在能力特

質上的差異，也表達了教師不瞭解學生心理特質時所造成的問題。

從上述詩的第三種意涵上來看，教師要將自身融入於學生之中，掌握與統觀影響學生學習的各要素，才能找到適切於個別學生特質的教學方法，而讓學生獲得適切的開展，這乃是教師實踐智慧的展現。也就是說，教師不但應該理解學生的特質，其自身也應該重新找回詩性能力，讓自己在教學歷程中可以透過想像力、類比、移情、有情化等特性，更靈敏地覺察教學情境中所發生的各種情形，以及理解學生在教學情境中的需求與變化，師生才能在教學實踐過程中產生共鳴。

（二）擁有崇高的氣魄——展現含納學生的恢弘器度

「詩」來自於人類追求崇高的本能，它不但具有教化功能，而且是人類創建社會制度的根本動力。這種「神學詩人」能夠「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14]也就是能夠擁有如同上帝可以含納萬物一般的胸襟，「能夠用心靈的力量來擁抱宇宙整體，含納天、地和海洋」（Vico, 1993: 54），進而得以「贊天地之化育」。

就教學歷程而言，「贊」的意涵有二：其一「參與」，其二「贊賞」。依前者，教師以恢弘的器度來面對學生，含納不同學生的個別差異，理解學生的需求，給予適時提點，讓學生如沐春風，而得以適性發展；就後者，教師鼓勵學生勇於嘗試去開展自身的可能性，並能欣賞學生的特殊表現。簡而言之，教師在恢弘的器度中蘊含欣賞的眼光，而能夠讓學生沉浸於他的器度之中。

⓮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吳小林校注，1994）第21回〈曹操煮酒論英雄〉中，對「英雄」此一概念所做的陳述是：「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其與Vico指出「神學詩人」創建社會過程展現的「英雄心靈」頗有同工之處。

（三）擁有淑世的情懷——展現關懷社會的教育理想

「崇高」的另一層意義是能夠領略人的宏偉與人的福祉（Vico, 1980: 230），詩人的崇高本性係展現於摒除一己之私而能夠爲社會服務與奉獻的德性上。Vico對大學生所揭示之教育目的，不僅是要知曉「幸福」是什麼，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爲社會謀幸福；也就是說，做學問不是爲了獨善其身，而是要兼善天下，所以真正的知識應該要實踐出來，要能夠將所學應用於從事公共事務，進而能夠當一位稱職的領導者（也就是《新科學》中強調的「神學詩人」），而領導者必然能爲公共利益帶來最大的良善，所以必須擁有「神聖的」特質——思維靈敏、包容萬物、善待一切，也就是一種淑世的情懷與利他的胸襟。

「詩」具有教化的作用，擁有詩性心靈的教師，不僅是班級的領導者，也是社會的領導者，他不但關心教育對學生的影響，也關心教育對社會的作用。教師擁有關心社會發展的熱忱，也擁有端正社會價值、爲大眾謀求幸福生活的義務心，透過教育，乃是教師展現社會理想與抱負的途徑。

（四）擁有超越的勇氣——展現創新教學的求好精神

「詩」的「創作」本意中蘊含著「從無到有」的生成過程，所以Vico指出，社會的起源乃是詩人從無到有的創建歷程，它來自於詩人領略天意進而改變人類自身的結果。然而，這個生成過程也正是Aristotle賦予「技術」的本意，並且在精湛的技術展現中，美感已經油然而生。依Aristotle的理念，「善」即是「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吳靖國，2006），這也就是一種「適切、合宜」的行爲表現，亦即是Vico賦予「詩人」能夠判斷與表現「美之比例」的意涵；也就是說，當美感形成之時，也正是將精湛的技術用於創作之際，這是人爲的力量，是在無中生有，是一種超越現況的創生之舉。

據此，「善」與「美」是結合在一起的，教師能夠盡善，於是能夠達到盡

美的境界；盡善，是要讓自己更好，也就是必須要不斷地省察自己與超越自己，才能夠隨著不同的教學條件而得以恰如其分地展現自己；也就是說，教師必須擁有超越自己的勇氣來追求更精湛的教學表現，才能夠在每一個教學情境中適切而合宜地表達自己，適切地進行師生互動、合宜地展現教學節奏……，而這一切的超越與創新，將逐漸促發教師在教學歷程中不斷地呈現出美感。事實上，教學的創新本身就蘊含著教師的實踐智慧，也就是一種超越侷限而不斷朝向美善的改變歷程，而這種改變促使師生獲得更美好的教學結果。

伍、結語

「詩」的「創作」意涵來自於人的「想像」能力，所以，Vico將「想像」視爲開創社會的動力。在《新科學》中，「詩性的」幾乎可以跟「想像的」畫上等號，Vico提出來的「詩性邏輯」，也就是人類想像出來的邏輯、「詩性天文」是人類想像出來的天文……，而所謂的「詩性智慧」就是指「人類所想像出來的智慧」；也就是說，雖然「智慧」是來自於上帝之善的指引，但畢竟是人類所想像出來的。事實上，這是Vico對人類自主性的肯定。

在詩性智慧的實踐中，詩人即是創作者。對Vico而言，這個創作的歷程本身不但具有「真」，而且同時蘊含著「善」與「美」的特質。所謂「真」，是指「詩性真理」，也就是人們所認定之理念上的真理；「善」是指「詩性天意」，是一種人們所臆測的天神意旨；「美」是指「詩性理解」，是一種人們在創作事物過程中對各要素的適切安排與呈現。所以，人類的所有創作行爲都來自於自身的想像和安排，這不但呈顯了「詩人」的創作歷程蘊含著真、善、美的本質，同時也再次凸顯了Vico在《新科學》中重述三次「民政世界確實由人類所創建」的蘊意。

本文從Vico賦予「詩」的三種意涵——彰顯存有、精湛技術、美感表現，

進一步將之轉化於教學歷程中，用以呈顯師生在教學互動中所要達成的三項要點：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表現精湛的教學技術、獲得具有美感的教學經驗。據此，乃將教師視爲一位擁有崇高心靈的教學創作者，故教師的詩性心靈中應該要擁有靈敏的氣質、崇高的氣魄、淑世的情懷及超越的勇氣，並以此來洞悉教學情境，掌握教學情境中的各種要素，以進行適切而合宜的安排，進而能以優美的教學節奏來呈現教育美感，展現出精湛的教學技術。

本文也進一步指出，在培育學生詩性心靈的教學歷程中，必須營造「不即不離」的學習氛圍，來讓學生樂於投入教學情境之中，並讓學生擁有思維與抉擇的空間，才能真正促使學生開展其自身；且必須營造「靈性感悟」的心靈交融，讓師生因爲心靈的交會而得以領會教與學的道理，真正獲得成長。

事實上，本文在「詩性心靈」上的推衍情形，某部分已經超出了Vico的見解，這也顯示出Vico賦予的「詩」之意涵中欠缺了「超脫」要素。有鑑於此，本文因而提出了「超越利害」的理念，希望彌補師生在教學互動過程中，可能因爲教師自身利害條件的束縛，興起了操控學生的意識和行爲，造成立即性壓迫而喪失教學歷程中應該爲學生保有的思維空間與等待學生成長的時間。

另外，本文強調在師生心靈交融過程中出現的「靈性感悟」，雖然也可以從Vico的相關論述中找到線索，但不可否認的是，Vico所呈現的是一種從宗教面向來進行思維的意涵，所以要在師生互動中放入這個宗教意涵上的靈性感悟乃是有侷限的。而必須進一步從前面述及的「天神意旨」轉換成「奧秘」概念，再進一步從「奧秘」的意涵中推衍出「存有的可能性」之時，才能夠以「師生互動的可能性」來突破這個宗教上的侷限。但反過來說，「靈性感悟」的意涵在某種程度上涉及了人類精神上的靈感與感通，其本身具有「神秘」的色彩，故也確實彰顯了人類本性中的「神性」特質。但是，人的這種神性特質不必然要落入宗教的思維中。

當然，這些問題顯示出以Vico的「詩」來做爲啓發教學藝術可能出現的難題，但儘管如此，本文也試圖避免產生這樣的困境。然而，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是，若要在教學歷程中展現師生詩性心靈的交流，絕大部分係取決於教師；也就是說，必須藉由教師展現的詩性心靈來涵養學生的詩性心靈。所以關鍵之處是，教師要能夠以恢弘的器度來接納每一位學生，並能進入學生的內心，激勵學生獲得成長；要能夠透過教育來關懷社會、促進社會發展，以利他的胸襟來謀求大眾的福祉，並藉此身教來陶冶學生的言行；要能夠不斷地創新教學，追求與表現精湛的教學技術，在教學情境中恰如其分地展現自身的角色，以能爲學生帶來更完善的學習成效；並且要能夠營造互信與真誠的氛圍，讓師生的心靈沉浸於教學活動中，教師真情流露、學生如沐春風，而得以在彼此的心靈交融中感悟生命的意義，激發與開創彼此的生命動能，進而感受教學歷程引發的幸福感。

致謝

本文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2007年研究計畫「從詩性詮釋學的建構到故事教學的應用——G. Vico思想之教育美學蘊義及其教學實踐」（計畫編號：NSC96-2413-H-019-001-MY3）之部分研究成果，特予致謝。

參考文獻

王云（2005）。**西方前現代泛詩傳統——以中國古代詩歌相關傳統為參照系的比較研究**。上海：復旦大學。

王柯平（2005）。**《理想國》的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

包愛軍（1989）。維柯藝術想像理論初探。**美學，11**，48-53。

朱光潛（1983a）。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聯合月刊，21**，100-102。

朱光潛（1983b）。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中）。**聯合月刊，22**，104-110。

朱光潛（1983c）。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下）。**聯合月刊，23**，109-113。

朱光潛（2006）。**詩論**。臺北：五南。

朱光潛（譯）（1997）。G. Vico著。**新科學**（New Science）。北京：商務。

吳小林（校注）（1994）。羅貫中著。**三國演義校注**。臺北：里仁。

吳靖國（2004a）。G. Vico「詩性智慧」的哲學構造與教育蘊義。**教育研究集刊，50**（3），31-59。

吳靖國（2004b）。**詩性智慧與非理性哲學——對維柯《新科學》的教育學探究**。台北：五南。

吳靖國（2005a）。G. Vico與H.-G. Gadamer的「共通感」在課室中的蘊義。**教育研究集刊**，51（4），117-149。

吳靖國（2005b）。論《新科學》中的社會起源過程及其教育蘊義。**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2），155-192。

吳靖國（2005c）。從海德格Einspringen與Vorausspringen的區別論師生關係。**師大學報：教育類，50**（2），33-54。

吳靖國（2006）。**教育理論**。臺北：師大書苑。

吳靖國（2008）。從「認識自己」到培育「英雄心靈」——論G. Vico的大學教育思想。**教育研究集刊，54**（3），1-32。

肖瓊（2004）。試論維柯《新科學》中的藝術想像理論。**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6**（4），73-76。

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1988）。**新編東方國語辭典**。臺北：東方。

苗力田（譯）（2001）。Aristotle著。尼各馬科倫理學。載於苗力田、徐開來（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Ethics）。臺北：知書房。

孫博（2005）。詩性的智慧——人的存在之美學金枝。**海南師院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8**（5），110-113。

高思謙（譯）（1979）。Aristotle著。**亞里士多德之宜高邁倫理學**。臺北：臺灣商務。

張玉勤、張國花（2003）。審美中的距離與參與。**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8**（2），92-94。

陳中梅（2005）。Aristotle著。詩人・詩・詩論。載於陳中梅（譯注），**詩學**（頁275-294）。北京：商務。

傅任敢（譯）（1990）。J. A. Comenius著。**大教學論**。臺北：五南。

單世聯（1999）。**西方美學初步**。佛山：廣東人民。

馮朝霖（2000）。化混沌之情、原天地之美——從情意教育到教育美學。載於崔光宙、林逢祺（主編），**教育美學**（頁1-31）。臺北：五南。

劉南翔（1983）。從克羅齊到維柯——朱光潛談美。**聯合月刊，21**，98-99。

歐用生（2007）。詩性智慧及其對課程研究的啓示。**課程與教學季刊，10**（3），1-16。

謝盛圻、王華敏（編著）（1993）。**教學的藝術**。廣東：廣東教育。

韓震、孟鳴歧（2002）。**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上海：上海譯文。

Aristotle (1953).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J. A. K. Thomson, Tra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Aristotle (1961). *Aristotle's poetics* (H. Butcher,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Aristotle (1975). *The Nicomachean ethics*. (H. G. Apostle, Trans.). Holland: D. Reidel.

Aristotle (1992). *The Nicomachean ethics*. (D. Ross, 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man, I. (Ed.). (1956). *The work of Plato*. (B. Jowett, T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Fiore, S. R. (2005). *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pedagogy of 'Heroic Mind' in the liberal arts*. Retrieved December 12, 2005, from http://www.bu.edu/wcp/Papers/Educ/EducFior.htm

Kesson, K. R. (1999). Toward a curriculum of mythepoetic meaning. In J. G. Henderson, & K. R. Kesson (Eds.), *Understanding democratic curriculum leadership* (pp. 84-105).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Tagliacozzo, G. (1980). General education as unity of knowledge: A theory based on vichian

principles. In G. Tagliacozzo, M. Mooney, & D. P. Verene (Eds.), *Vico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Vol. 2, pp. 110-138).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Vico, G. (1948).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 G. Bergin, & M. H. Fisch, Tra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ico, G. (1975). *The autobiogra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M. H. Fisch, & T. G. Bergin, Tra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ico, G. (1980). On the heroic mind (E. Sewell, & A. C. Sirignano, Trans.). In G. Tagliacozzo, M. Mooney, & D. P. Verene (Eds.), *Vico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Vol. 2, pp. 228-245).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Vico, G. (1982). *Vico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ico, G. (1993). *On humanistic education (six inaugural orations, 1669-1707)* (G. A. Pinton, & A. W. Shippee, Tra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inch, C., & Gingell, J. (1999). *Key concept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